

東園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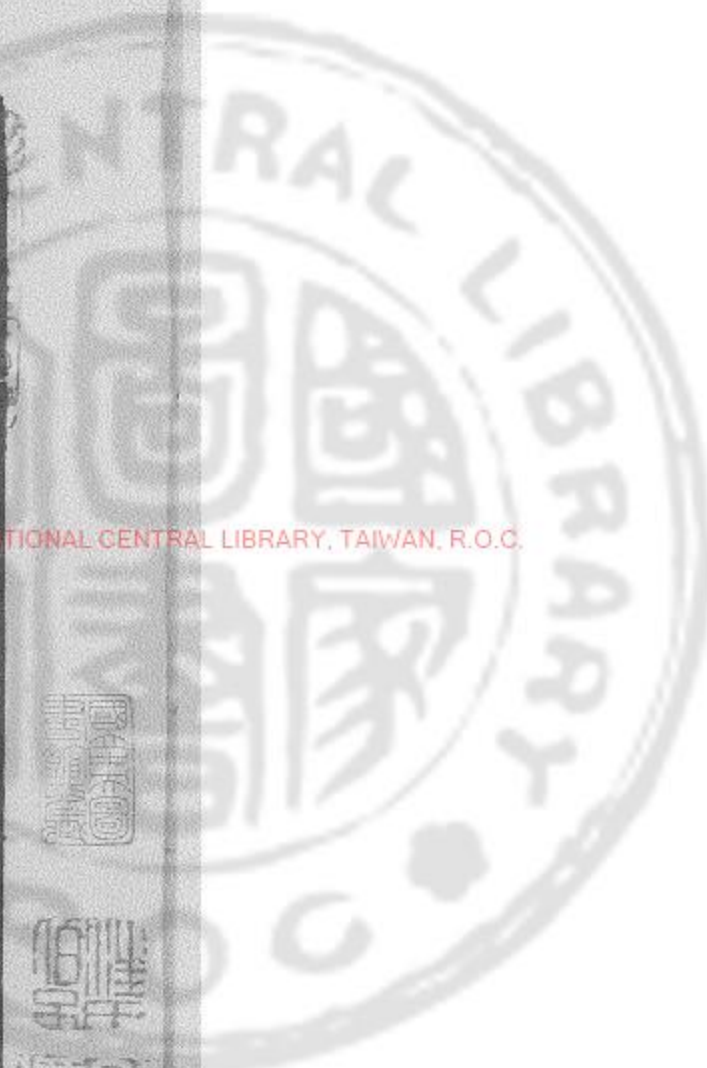
說畧三十一

雜記三十一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斃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草窻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



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
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
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虎丘盛
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
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
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
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

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
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悖然
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
介可知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定奉先
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
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
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
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裏

詠
卷之四
不
書院

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

藏中休糧方也

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爲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薨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

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群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邪可往他處鳴母復畱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

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
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
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

以廣異聞

至正庚子七月
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
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丘真人者道行重一
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
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

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
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戶頗毀裂之亟出富
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
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
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
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
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

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
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
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
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
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
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
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
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
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
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
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
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
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
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
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

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顧德玉樵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

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

季之子慚毒其父父死陳于郡曰第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末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卽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

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卽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

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
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
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
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
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
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
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

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
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
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
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
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
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
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汗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
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
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
行至岷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
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
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
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
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
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
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
能讀所寫詩岷丞謝端爲之立祠刻碑於
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
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
光爲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
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

說郛卷之四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
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
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
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
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
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

常其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

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
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
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
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
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
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喉音有
音無字
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 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

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

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倨手倨傷而歸楊
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
猶愈於家乎倨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
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
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
完刺史上倨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
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

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
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
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
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
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
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
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

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
強污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
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
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
闕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政風流綠窻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
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
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

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
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蘄
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褰先生亦
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
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
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

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
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
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
是夕李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
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
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
故致此耳語旣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
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
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
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
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
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
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
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
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
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
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
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箕谷邵
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

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耻
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
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
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
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
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
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譁張貪暴
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

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已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爲斯文惜箕谷邵煥識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

其居燬于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旦吾矣夫晉書曰

大慙

元戊寅

斷殘支

間唐聞

執券行

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大卽六之雙夏梓園談

此條據元德明遂昌山莊雜錄為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
其事大作用与符詞有互異及察詞者別審記錄以待
博通之士為參定之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木為櫝紉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哀陵骨雜置馬牛枯骸中造塔錢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本爲櫝紉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哀陵骨雜置馬牛枯骸中造塔塔錢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
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
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
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
家其四曰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
欲起語野麇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衰后土六合忽恠事蛻龍掛茅
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言
卷
集
東
園
友
聞
六
書
院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
温如温如乃玉潜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之
華
亭
夏
順

東園友聞
終